

渾源州志



卷八
卷九

渾源州志卷八總目

祠廟

寺觀

墳墓

(24730)



山西省圖書館
地方文獻

01280

漢墓

石像

碑

渾源州志

渾源州知州秦興桂敬順纂修

祠廟

有功德於民標節概於世者皆禋祀之所謂聰
而明正直而為神者也故盛明之世考典禮辨儀
制斥淫崇正往往不絕於史書若夫家人委巷
亦常祀亦間採之聊以備風土之貴則云爾志祠

氏廟之建始於夫費廉於此山平漢漢宮殿中

先農壇在城南對里雍正四年欽奉河間縣田四編

土墾遺存並擇潔淨之地照九鄉所耕藉田四畝

九鄉之數設立先農壇於雍正五年爲始每歲仲

春亥日地方官率所屬之員耆老農夫恭祭先農

神照九鄉耕藉之例行尤推之禮其設立先農壇

並恭祭先農俱令動支正項錢糧其所用數目各

該地方官報明戶部查核藉田所收之米粟敬謹

收貯以供各該處祭祀之粢盛部頒制度建大殿

五間捲棚三間門樓一座圍牆四十七丈壇制高

二尺一寸寬二丈五尺神牌高二尺四寸寬六寸

座高五寸寬九寸五分紅牌金字祭品用羊一豕

一帛一鉶一籩四豆四簋二盞二致祭前期致齋

二日祭日主祭官及各官俱朝服行禮禮畢各官

俱易襟袍補服在省者巡撫秉耒知縣執青箱知

府播種其外府州縣則守令秉耒佐貳執青箱以

次遞降耕時耆老一人牽牛農夫二人扶犁九推

九返農夫終畝農具俱用赤色牛隻用黑色箱用

青色籽種悉照土宜壇宇用勤謹農夫二名看守

免其差役給與口糧五年三月又奉部議耕藉日

新編卷之十 廟廟 廟後交欽天監預擇吉期 禱請
頒行各省同日舉行著爲令

社稷壇在城西一里舊建正殿三楹官廳三間大門
六座雍正十三年欽奉

上諭部頒制度壇橫縱胥廣二丈五尺高二尺一寸
陛各三級繚以周垣四門紅油其石主長二尺五
寸方一尺瘞於壇南正中去壇二尺五寸只露圓
尖神牌二以木爲之朱漆青字填寫神號屆祭期
設於壇上祭畢藏弄潔淨處所每歲春秋二仲土

戊日陳設致祭祭品帛一俱黑色羊一豕一劔一
籩四豆四簋簋各四饗社內一井南門一井木市
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在城南二里萬歷間州守盧
天點建正殿三楹於上齋宿廳三間於東久廢雍正
十三年正月欽奉開

止諭部頒制度祠壇設三神位風雲雷雨居中山川
三居在城隍居右制帛七風雲雷雨帛四山川帛二
社稷禮帛俱白色祭品陳設行禮與社稷壇同
屬壇在城北一里舊建正殿三間全廢歲清明日七

城隍廟在州治西北祭品麩箔三牲與旅野獸同
三皇廟在南門內備帛土風雲雷雨帛四山川帛二
恒嶽廟在南門外置箔三牲並屈雲雷雨帛中山川
東嶽廟在東門外唐開元間州人馮安建

元帝廟在城北臺外土齊齊廟三間外東入嶽廟五
三官廟在東門甕城內治城南二里萬烈間佩守靈
關帝廟四二在東西門甕城內一在南門一在木市

西爲勒馬廟明末郡人謝作麟建可羊一禾一臉七
龍王廟在西門外順成街該縣關聖二個縣
馬王廟在州治南

聖母廟在東門外
財神廟在州治東
孟姜女廟在城東北龍角山上相傳秦時築城姜泣

城墮後入立廟
上帝廟在城中
文昌閣在學宮明州守趙進韓建其在南門外

律書神祠在城北七里神谿孤石主北魏時建相傳

前書... 六月望... 州... 張... 晚... 在... 廟...
文... 廟... 中... 言... 昭... 律... 呂... 上... 恩... 勳... 數... 晏... 丹... 正... 甫... 五... 日...
上... 行... 覆... 雨... 垂... 畢... 騰... 空... 而... 去... 珪... 至... 家... 徧... 語... 隣... 村... 使... 速... 收...
麥... 未... 及... 收... 者... 輒... 敗... 事... 聞... 朝... 廷... 遣... 使... 致... 祭... 元... 至... 元... 六...
年... 重... 修... 東... 昌... 教... 授... 麻... 治... 撰... 記... 明... 成... 化... 間... 重... 葺... 美... 堂...
大... 白... 祠... 在... 磁... 窰... 峽... 東... 崖... 上... 有... 太... 白... 手... 書... 壯... 觀... 二... 字... 明...
成... 化... 十... 年... 府... 倅... 鮑... 克... 寬... 建...

孫真人祠在城隍廟東

二神祠在州東街明成化初建祀關聖二郎神

旗纛神有祀無廟春祭驚蟄秋祭霜降守備主之祭

費州領

附先農壇考衛宏漢儀春始東耕于藉田引詩

先農則神農也賀循藉田儀漢耕日以太牢祭

先農于田所薛綜注二京賦田在國之辰地質

循云所種之穀黍稷種陸陸早也種晚也于嘗

周禮注種晚秔稻之屬陸陵穀黍稷之屬五經

要義壇于田以祀先農如社月令郡國守相皆

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其有

漢書有地故諸諸兩此兩皆不鳴鐘亦作樂後
漢縣邑皆以乙未日祀先農于乙地魏泰靜議
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爲國六神唐韋叔夏
張齊賢等奏經無先農禮王自爲立社曰王社
先儒以爲在藉田也永徽中猶曰藉田垂拱後
乃爲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
爲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准令以孟令
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爲帝社壇又立
帝稷壇于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邑以異
於太社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祠神農氏于壇
上以后稷配宋雍熙中用大祠制景德四年以
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改用上辛後亥日政和四
年有司議爲中祠尋復爲大祠

附社稷壇考祭法昔歷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
稷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
衆矣惟勾龍兼于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
敢益者明不可與等云左傳蔡墨曰稷田正也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賈逵
鄭康成皆云烈山炎帝之號杜預注烈山氏神
農世諸侯按帝王世紀神農本起烈山然則初
封烈山爲諸侯後爲天子猶帝堯初爲唐侯然
也魯語其子曰柱祭法其子曰農者劉炫云蓋
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曰稷禮疏湯旣勝
夏廢柱而以棄代之漢郊祀志或云周興而邑
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
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漢元始中太師光大司
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一人議漢興禮儀稍定已
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
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師古曰穀
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于稷種後漢禮儀制郡
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
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告者師行有載社主不載
稷也宋志以春秋社神及臘日祭太社太稷爲
太祀其州縣祭社稷如小祀春秋二祭刺史縣
令初歲王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牲

刑書考元豐禮志州縣社主用稷或黍或粱或
祭服制度禮部縣野取小旗春社二祭陳文淵
附風雲雷雨山川城隍壇考周禮大宗伯以禋
燎祀風師雨師漢志雍有二十八宿風伯雨師
四海之屬百有餘神師古曰風伯飛廉也雨師
屏翳也一曰屏號而說者乃謂風伯箕星也雨
師畢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風伯雨師
則知非箕畢也後漢縣邑常以丙戌日記風伯
于戌地以己丑日記雨師于丑地用羊豕唐制
諸郡置風伯壇于社壇東雨師壇于西各稍北
數十步卑下爲社壇祀用羊一籩豆各八簠簋
各二宋咸平二年旱詔有司祀雷師雨師大中
祥符初詔惟邊地要劇者通判致祭餘皆長吏
親享熙寧中有司請兆風師于西郊祀以立春
後丑日兆雨師于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仍依
熙寧舊儀以雷師從雨師之位又請用柏柴升
煙以歆神又請用樂制樂章以爲降神之節元
制風伯旗青質赤火焰脚畫神人犬身朱髮鬼

形豹汗騰赤袴負風囊立雲氣中雨飾旗青質
赤火焰脚畫神人冠五梁冠朱衣黃袍黑襪黃
帶白袴皂舄右手仗劍左手捧鍾雷公旗青質
帶右手持斧左手持鑿運連鼓于火中電母旗
青質赤火焰脚畫神人爲女子形纁衣朱裳白
袴兩手運光

附三皇廟考元元貞初命郡縣通祀三皇太昊
伏羲以勾芒配炎帝神農以祝融配軒轅黃帝
以風后配黃帝臣俞跗以下十人姓名載于醫
書者並從祀有司于春秋二季行事而以醫師
主之

寺觀

各山太川往往以招提精舍而益增其勝概故
大士楊氏伽藍記段氏寺塔記具已成書而堪輿家
又多以其方位卜厭勝生尅之氣而當時信焉
理亦或有然矣志寺觀

圓覺寺在州東金正隆三年建明成化初重修

永安寺在州東北元延祐三年都元帥高定建明洪
武間置僧會司并報國寺入焉寺久隳廢乾隆辛
巳敬順倡捐居民咸踴躍施捨不旬日得萬金期

年並竣余補禪記

柏山寺在州東甯甯里柏山寺金劉祁記云代

北名利有黑龍池雲興卽雨邑人以爲雨徵一在

同至前莊

靜居寺在州南二十里元至治三年建

白馬寺在州西三十里

大雲寺

舊志大雲禪寺

二一在州西南四十里龍山爲上院

金麻草遊龍山宿此有記西方丈有金同知運使

雷思詩謁劉京叔祁留題元好問李治張德輝嘗

遊賞焉號龍山三老今廢在城西荆家庄爲

院胥元魏時建

碧谷寺在城南

永固寺在州東四十里金大定間建明嘉靖間僧覺

洪增修

玉泉寺在州西南四十五里玉泉山爲上院西

有望景臺今院廢在城西李峪村爲下院元時

建

西禪寺在州西五十里元時建

懸壺寺在州南恒山至磤窠數懸崖三百餘丈崖峭
豈如削倚壁鑿竅結構層樓危梯仄磴上倚遙空
飛閣相通下臨無地恒山第一景也後魏時建
雲峰寺在州南洵沙村天賜溝北崖上舊名天賜禪
林石窟高數十丈縱倍之橫又倍之依窟結宇纍
石爲牆前有松林似障山陰王遂初作記
寶峰寺在州西二十里元時建內古柏二株元明間
物也

崇福寺在州南九十里王家莊元魏時建

常山寺在恒山崔鴻燕錄慕容雋光壽二年於寺
樹根下得壁七十五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
舊以爲神岳之賜命以太牢祠祀之
福智寺在城東二里

覺山寺在城東南二十里

寶寧寺在城西北十里

興國禪林在州西北四十里殿山上唐時建

水頭寺在殿山下

西巖寺在城東三十里鶯架庄

西巖寺在城東三十里鶯架庄乾隆二十五年建
木佛寺在城北十五里下韓村

白衣庵在西門內北四十里懸山土嶽觀殿
得一庵在恒山虎風口上陡崖劊削庵踞其前

千佛洞在城東南孫臏山下

十方院在城西

龍泉觀二上觀在恒山上山有二泉唐開元二年建
勅賜額下觀在東門外明洪武間置道正司併上

觀八焉

五峯觀在城東五峯山上有二洞金時建

永安寺用黃瓦非制也然殿上設

皇帝萬歲位文武官朝賀於此亦當故從士民之請

云

皇帝萬歲命文五官博賢氣執亦當對終士以之
永安書俱黃天非歸身感德正始
五峯碑吾知東氏峯山十餘一碑全刻數
有遺墓我聞其官也
生而顯名於世或以德行或以文章或以官爵
或歿則人慕而生敬焉禁牛羊之踐嚴樵採之罰
市肆瞻彼邱壟其人如見矣志墳墓

金

狀完劉鶴墓在州北二十里

右丞蘇保衡墓在州西北七里岡下

應奉翰林文字劉從益墓在城東二十里

翰林修撰雷淵墓在城西北十七里

鍾林對點雷厲草三姓西北十里

蔡賢傳社雷瘠墜在城舊赤五里二十里

都元帥高定墓在城西南二十里

監察御史孫公亮墓在城西北二十二里

明

布政李燧墓在城東北二里

布政孫逢吉墓在城東北二里

贈知縣翟蓬墓在城東北二十里龍角山之陽

評事翟廷楠墓在城南二十里長材嶺之陽

漏澤無可紀然亦前守仁心仁政之一端也舊

志載其地有五萬人阮坊城道老毛圍及龔家

墳西與厲壇左右悉永清郎公捐金掩埋姜逆

時屠戮尸骸處云

孤山縣志卷之二

澤西武進縣志卷之二

澤西武進縣志卷之二

渾源州志卷九總目

藝文上

藝文上

渾源州志

渾源州知州泰興桂敬順纂修

藝文上

渾源遭明季及

國初兵革之後典章圖籍蕩然一空劉雷手筆胥
無可考又何况區區餘子哉檢點舊志覽其所
余傳辭義粗俚鮮可採擇矧前人亦未嘗不欲得
雅馴者而存之而苦於其無可存也搜羅訪輯
使鴻篇鉅製得付一於茲編而姑以是爲珊瑚

遊龍山記

遊龍山記之四 金麻對華

余生申條並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迺觀太華遙
邈東遊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峯固
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
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
木亦無悴容嘗竊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
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旣留滯居延吾友渾
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
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
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遊
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於玉峯先
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曰
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遊矣惟龍山爲絕
勝姑闕茲以須諸文士同之予幸來殊可喜乃選
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
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
漸秀潤山聳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峯間

悉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揖，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蔥蘢，醲郁風自木抄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滯者焉。湫出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遊者名氏及遊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崎嶇，樹

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闕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蘿，滿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崗之高，遽陟而出。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車得停。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憇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木，挺立蒼澄，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峯怪石，曠玩巧闢，試登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

闕北而望峯巒而阻風翳虛莽色隱縹微茫如漢
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
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嶺登蒼
草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草而
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
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概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旣入輕
烟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
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
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豈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
辯蠶起各主其家山爲勝如郭主大華劉主茲余
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
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者政如是也
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於石迨
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
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
漸稀澗顧非龍山北寺西峯曰望景臺甚險主僧
導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旁諸峯羅列或偃或

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
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
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
從此歸路嶮不騎皆步而下重谿峻嶺愈出愈有
抵暮乃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茲遊之富與夫
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
女几之蜿蜒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於
奧密淵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
豈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
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
紀西域事傳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
勝有過於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
幾龍山也因觀山於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
遊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
巾藜杖屣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
得隨紀庶幾山之髣髴云

劉子朔方人生於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髻從

從祖世宦大河志南初知誦讀屬偶爲童子學少
長習時文爲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
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
試開封禮部中之及庭而繼於是始大發憤以著
述自力頗爲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
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
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飢且從諸公講學已而
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爲文亦未嘗少
休閒四方交遊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
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
書亦自樂無歎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生
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
銅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
侯爲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北四面皆見山
若南山西巖吾祖舊遊東爲柏山代北名剎西則
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靄千態萬狀其雲
烟吞吐變化窗戶聞門前流水數枝每靜夜微風
有聲琅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大炷

置筆橫掃墨凡出書難繼倦息曠歌起望山光臥
味道腴爲終日樂雖敝衣惡食不知也開管自念
生而爲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修身治國
平天下窮理盡性至於命進財以斯道濟當時退
財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
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靜學以
休息其心力况世路方艱未可爲進取謀因榜其
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過
而詰之曰今吾子生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
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爲諸侯下而可以附雄
藩巨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終童請長纓入越
羈其王致北闕下以功名等不然當效蘇季子司
馬長卿以文詞談說干人主六印駟馬耀卿俗吾
子奚獨韜光晦迹甘爲棄物於一時使平日所學
眇不見鋒鏃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噫若亦不聞
君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
進爲固失其時而強進爲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
何如亦不在夫外也若平生苦學豈將徒老焉顧

自爾自來貴者所恥加之新羅寒難始欲自修且
將掃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後日爲時所用亦安肯
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曰
龍德而隱遯世無闕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
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
也客旣去遂書於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
渾水洋洋桂椒蔥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
白石皦以如霜兕豹踞伏兮鸞鳳翮其來翔世涸
濁而不照兮蹇羝騁夫先路荆榛蒼以蒙達兮野
從橫其豺虎矧余志之負迂兮字罕罕而疇伍歸
歎歸歎其潛於南山之下又歌曰潛於農墾之侶
務潛於漁望之徒兮顧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
共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不知求進於聖途跨階
乎潛乎亦可以爲娛兮嘻

代書歸潛堂銘并序

金

陳時可

潛之爲言隱也若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獨
不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
也喜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

隱處事隱故貴而稱耳且潛道易謂潛乎道
道或處或處或處或處或處或處或處或處
亦非道語然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
升潛以基時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
予謂顏淵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彖是卦曰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
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
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
子反轉於潛之一字者邪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
京叔能勿忘乎謹爲銘曰仲尼駐車蟻丘漿宜僚
陸沉於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季路往視渠以亡
但見虛室依顏牆古人潛德不欲出那用此字書
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挂腹經傳香文氣渾
爾詩筆昌戶外屢滿各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遠
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吾頗長用之則行舍則
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息作天際翔勿以深渺
賢庚柔歸歟歸歟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遠天下之政教表萬世之藝倫道亘蠻夷名垂
千古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
子也雖堯舜禹湯無以而南饗百官衆庶之祀惟
孔子句龍功與社稷德配乾坤用郊廟之禮得其
常祀者蓋有之矣故魯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自古有國有家者而修辟雍立學校建五常習六
藝周秦已降爰自漢唐崇明儒雅其來尙矣今茲
是邑素王廟貌遼及金季僅存靈光一殿四睹蕭
然殊無廊舍所附迨我皇元海內乂安人心慕道
屢降詔旨興舉文學廟宇損壞隨即修完幸遇金
城田治來刺吾邦締構講堂號曰明善至皇慶初
東勝劉世忠同知渾源州事親賢樂善有儒者之
風創建兩廡六楹洎御贊碑亭一宇甫營繕間武
備寺丞孫諧謁廟見義懷勇出貲百緡以輔其績
也厥後泰定丙寅莅官之牧治斯于郡課講日闢
嘗官於衆曰類官剝落瓦礫成堆迺雷劉文風所
葺之地迄今濟濟多士無可依輔者蓋不捐已資

善也於是鳩玉僦役董督其事昔未誓之神位次
狹隘春秋釋奠朔望祭祀設列籩豆簠簋於前
獻者行禮蹇然踈跼不能伸容其禮也歷代之職
儻然無敢變易遂剋期命匠遷寘于後冕旒章服
一無所損儼若神之格思宴如也供具禮器缺者
補之損者益之滌盪鮮明以俟鬯裸而已禴臯之
門歲深枯朽不循舊制更改朱雀凌霄之樣鯨吞
猊走龍戲鳳翔皆瑤璃屑諸闕闕塗墁椒壁宛
若棲霞以至神門壺路甌甌包羅從新綴斲綽然
降等通於內所講堂遺址土蝕柱礎砥礪諸材周
廻束城前越一臺臨其樹傲杏壇之故事內外觀
瞻豁人心目燦然一新往來士庶稽顙孰不稱之
曰善也或土民古吝係官物者括簿備財以待祭
祀之餘師生之費勉旃鄉里子弟攻習經史疊疊
人材挺出者多矣因而四牧有所興起博文約禮
之心修己治人之道時監州事察罕都有懷永清
人也知州趙堉順德唐山人也同知趙忽都不花

漢書東城大州判呂潛冀寧揚州人也兼諸泰在
輿情敷洽戮力恢營彌綸聖教之光溥博文源之
盛弦歌里巷庶事雍容不踰月而告成誠爲百世
之負譽也斯可謂立政教表彛倫厚風俗惇禮義
非邦君之賢其孰能如是乎一旦儒學正南和王
恒善蒙古學正泗水靳守道來告余曰今之牧守
操心厲志致懋於文宮增加勝事顯煥於當代壯
麗於神川主盟吾道之權衡者舍此而誰歟曷不
勒斯石銘以報其功知斯人也余喜而答曰吾家
世儒焉不鄉道嘗讀循吏傳又翁興蜀國之學衛
颯修庠序之教今能異古者非常人也願與諸公
贊襄哉共美其行也因俾余記固辭弗及而述之
云

重修律呂神祠記

元麻治

渾源州西北七里許有小邱其上律呂神祠三間
西架神之源委廟之權輿考無圖記不敢傳會長
老相傳稱於元魏修於季唐神谿之水出其陽谿
之泉以十數而趵突爲最或者濬而堰之水既合

滯爲礙者側置紙房池瀝麻泉西引灌漑其利無窮流益遠利益大又雨暘愆期有禱必答人被麻廕歲從其守土者俎豆爲常然而年代緜遠旁風感焉以爲神之福人也如彼而廟之頽圯如此倡言重修和者如一各捐金易材僦工効傭缺者爲完狹者爲廣朽敗者爲易置不貪大不拘小不奢不陋仍舊貫爲新貌足展祠事旣又爲欄衛以防游憩之蹟心誠役勤經始於至元五年三月十五日越明年五月十五日畢工將落成偕其叔兄顯通等稽首來告且曰欲得先生記其梗概於石以詒奉祭者辭不獲已謂曰功施於民則祀之典故也致祭山川每形詔旨時制也神之澤旣惠及人物宜郭氏叔侄首倡重修之義以嚴祀於是因述倡和者於陰云

重修廟學記

明 萬安

按渾源金州也秦屬鴈門郡漢爲崞縣地唐置渾源縣金始陞州元改桓陰縣國朝復爲州而學在

州治西之忠義坊北元以前莫考皇慶初建季彝
學殿廟存洪武初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首詔海
隅咸建學校作養人才時惟重建學舍耳迄今年
遠廟旣傾頽學亦庠陋成化改元關侯來知州事
下車之初慨然有興復之志顧力有未能每節縮
他費蓄資積財越四五年將有事於興作適巡撫
右都御史王公提調學校僉事胡公至州謁廟王
公艷然曰學校爲政首務柰何弗修葺邪胡公亦
曰敝陋若此官于土能不動心否侯曰是固吾有
司之咎第已諷日鳩工矣三公聞言喜且慰曰善
責誠在汝不可緩焉於是大同知府郝侯知之聿
來網維其事迺撤其舊而鼎新之首建大成殿兩
廡次建戟門櫺星門及文昌祠又次建明倫堂及
東西二齋凡飲饌栖息庖庖之所與夫廟學所宜
有者靡不以次完具不嗇不侈無僭妄意經始於
庚寅春三月落成於明年夏四月訓導恒山王麟
以書來京師告予曰廟學之建王公胡公實倡之
而郝侯關侯共成之故麟與諸生得以從容講學

於其間敢請矣刻諸石使後世知是役之所由成
且俾學於是者思自奮勉以稱今之意願先生有
以啓之嘗考渾源據雲中奧區其形勝恒山玉泉
諸峯羅列前後渾源崞川二水襟帶左右其風俗
四民各守其業而不易爭相勤儉以爲能其人物
從益祖孫之文學雷淵父子之風蹟保衡之忠直
高定之信義公亮之練悉國典之數君子者芳聲
懋績照耀史牒萬世不泯此固山川之靈所鍾其
沉涵陶育之者非建學致之歟今諸生生斯長斯
寧不耳濡目染數君子之遺風餘烈况遊學宮肩
蒙朝廷作養尚當竭心致力讀聖賢書學聖賢道
以求仁義禮智充於己應事接物適其宜則體具
用周而學斯成矣由是出而效用於時必發諸文
章足以粉飾治平措諸事業足以參贊化原夫然
後世之議者孰不曰是生數君子之邦無忝山川
之靈者庶幾不孤朝廷作養之德與今諸公期待
之志不然豈予所敢知哉王公諸人名越守世昌
明道君子也故能體上心所至以興學爲事胡公

興學育才爲己任郝侯廣人名淵之字希顏由賢
御史出知河間調今郡所在能篤意學校關侯南
宮人名宗字繼本以明經累舉進士得知州事在
官去事兼舉尤汲汲於學政是皆可書者凡預茲
役有勞者則載之碑陰以旌其勲

重修廟學記

明 畢其孝

渾源州學在金元時規制甚陋國朝洪武永樂正
統間知州鄭允先李信判官張福相繼增修成化
初知州關宗重建大成殿成化末知州楊健重建
明倫堂制度雖美而未備焉宏治四年知州董公
求治茲郡事熙民輯之餘乃以方畧致材料相其
頽者修之其缺者補之其不如制者改之若大成
門若兩廡若三齋若神厨若東西號房若建置儒
學二門皆其改爲者若配從羣賢牌位則親書以
金若祭器則製以瑠璃煥然一新轟然全備訓導
劉清生員王天佑等偉其功來徵予爲記予雖學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後世王者不惟時

修學校且遺廟承學取祀先聖先賢者豈徒然
哉蓋以勸學者欲明其倫必取法於先聖先賢之
所爲而不可苟焉者矧夫我朝列聖相承恢宏至
道於學校尤加之意而賢守令有克體朝廷之意
以勸厲生徒又有若董公者嗟夫士遊是學必以
道爲己任窮焉而盡孝達焉而盡忠不幸焉而成
仁取義如是斯爲善學先聖先賢而不負朝廷建
學之本意苟以文詞而已者陋矣可不勉哉董公
諱錫字夢吉浙之會稽人存心制行吏畏民懷莅
政卓越荷當道交章舉旌典誠賢守者修學乃一
事耳後之繼者宜取則焉是爲記

創建魁樓記

明趙之韓而東

庚戌夏不佞奉檄來守渾源展謁先聖校課青衿
職掌所在也州治交廟在郡之西南隅金鄉離向
秀毓文昭炳炳烺烺以故渾源卽荒徼而英賢挺
啓應命世之祥彪文治之光輝映簡冊爛然溢目
第魁樓則爲缺陷世界不佞竊惟北極之象東壁
之精含靈耀耀爲萬代文章魁府誰可虛乎邇者

科第不建雖地勢高峻然時值荒歉米道統理再
及期歲頗登凋瘵者漸有起色恭俟乃度地於文
廟之震方而肇建之計樓閣若平武長若平武高
若干丈飛甍峻嶒窗欄闔爽南眺恒岳北矚長城
東西兩山雄峙如翔鸞舞鳳巋然一郡之巨麗原
其始於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三日落成於六月望
日樓之前曰儒學門亦易其朽腐聖其丹雘而重
新之是役也協謀贊翊者學正仇猶邢君司訓渥
水劉君鳩工僱玉者吏目會稽陸君而殫慮疲精
經營會計損倉庾之餘盡囊橐之私不避煩言不
辭勞瘁則區區一念興起斯文作興學校之願亦
懃且懇矣諸士勗諸嗣是沐風大闡文教敷賁纘
古今科第之傳兆國家文明之盛則於是樓未必
無少藉云樓之北地漸低占卜家謁宜建尊經閣
以萃風氣不佞方庀材相基次第起建而竟以罷
去豈造物不欲合尖乎有志未逮并記之以志歲
月且以俟後之縮符握綬者

辛未秋八月余承乏有涇陽之命便道過壘中適
郡侯止丁釋奠先師得齋沐助奔走焉瞻望宮牆
賁如也前及橋門煥然改觀矣攝齊升堂肅拜宇
下廻視廊廡金碧輝煌光采奪目恍若挹太和元
氣而下接羣賢者心竊異之祀事孔嚴弗敢詢也
既竣郡博士舉故事設席於明倫之堂勞郡侯及
諸助祭者余又得濫執爵焉徧觀堂齋庖廚廡宇
庭除左右鼎新且經理縝密非粉飾一時以炫人
之目者余乃避席問於郡博士與諸生曰方歲之
首余得東來上謁辭凡棲神弦誦之所皆敝弗堪
曾幾何時而美若創建一至是耶僉曰此吾提調
宗主郡侯康公之功也蓋往歲諸生以廟學當修
狀具白於州署篆者雖代爲之請而未克襄厥事
也矧工役浩繁繕葺細瑣費弗稱其費弗就也監
弗得其人弗就也適康公初下車卽慨然爲己任
由上所允之罰金不足復佐以己俸故經用裕如
郡博掌教王君有幹濟之才遂委以監工副以司
訓趙君悉心協力故工程積然則廟學之興新非

善慶之必證功勳余遠瞻禮康公而慶善慶
象與賈子有云移廟易俗使人回心而嚮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爲俗吏之所爲簿書筐篋今公首興
廟學作興教化且溫恭淑慎率以懿矩舉髦多士
以及民間子弟咸舉自躍步趨聖賢之軌轍以期
無負邁遇之隆一時俗爲之丕變賈子所謂使人
回心而嚮道風移俗易者非歟是以薦事有其倡
之則功易舉有其翼之則績易成今康公倡之於
上而王君又克翼之於下殫慮以襄厥事凡一篲
一甃無不心存而顛指之趙君時復加贊助焉卽
此以觀則其科條之詳模範之立又可知已其所
以仰副乎康公而相與以有成也詎不偉哉三酌
以祝康公因舉解於諸生之長而詔之曰凡學之
不成也以居業之無地也鼓舞之無機也率導之
無人也今乃學宮鼎新居業可勿患矣廟貌尊崇
鼓舞亦甚殷矣矧康公以實德實學實政總提調
轄五郡以經明行修之選當傳授之任日以嚴憚
而切劘之諸生亦可謂能自得師矣使於此而不

以聖賢事業自待出而光輔國家大展所學者非
人也王君廻酬爵於予曰廟學方新而予適至今
日之言非卮言也請遂以爲記余曰昔者魯僖公
修泮宮而史克作頌茲康公之賢過僖公遠甚而
余才弗史克若將何以頌爲顧狂鄙之言恐詒貞
珉羞辭弗獲爰次第其言而授之是役也經始於
隆慶辛未歲之春落成於秋七月先以狀白於州
諸生某輩也代爲之請者署州事斷事馬三省也
允其請者部刺史則樂安程公監司則隆平韓公
代巡則襄城姚公而集成其事者則吾郡侯康公
助其事者則王趙二郡博也康公名朴號文泉貫
陝之長安籍廣陵人舉制科先爲榆社令考最擢
守吾郡王君名介趙君名漢俱北隸人茲舉雖備
但未鐫豎及萬歷五年知州事郡侯山海劉公諱
復禮號任齋暨掌教北隸唐縣梅川杜科方督畢
事其姓名應錄焉是爲記

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又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城湯池禦暴保民自王甲以來未之有改矣我縣
源地微邊郡舊城土築有識者以爲必甃包而後
守益固顧時有所必待功有所必成屬者邊廷輸
款稽首委命聖天子安不忘危時遣大臣巡視邊
徼於時侍郎吳公歷渾源以城之宜甃列狀以上
制曰可仍勅所司降官帑一萬九千兩有奇且限
以三年完報而董其事者則我郡守任齋劉公與
守鎮懷山林公實偕之於是夙夜殫厥心伐石於
山陶甃於野鳩役於丁給餼於官量工命日民不
知擾官罔告置甫二載而大工竣矣城之高舊址
三丈今加一丈共四丈延袤并新增敵臺六座共
一千三十三丈女牆高七尺甃城內外高二丈七
尺延袤一百七十二丈七尺俱基礎以石牆甃以
甃東西二門樓原不在估計之內亦併修葺言言
乞乞巍然一巨鎮也官帑省銀一千一百八十兩
有奇聞於上借米還官羨銀二百兩有奇歸於官
經始於萬歷二年三月告成於萬歷三年十月君
子謂是役也可以見經畫之豫焉綜理之周焉勸

精之勤焉考覈之精焉蓋經畫綴輯時處績勉
期匪豫何克綜理疎則害成慎始善終匪周曷勝
勸相需則役惰子來趨事匪勤曷能考覈庸則財
耗秋毫不爽匪精曷臻四躋具而大工成二公之
獲上得民也宜哉矧我郡守劉公忠以矢報廉以
持身儉以制用慈以綏下公以存心明以鑒物百
姓親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而守鎮林公出於名
將忠貞之門莅其所部清嚴惠愛拊循備至而無
一毫掇剋之私三軍之士咸傾心焉而二公復同
寅協恭竭力從事語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將粗
調和則士豫附二公有焉庶幾所謂天險不可升
者而又何設險宗國之難哉因併及之以示後之
人俾知大工之成有所本云劉公諱復禮字自仁
榆關人壬子順天鄉進士林公諱鳳舉字文明雲
中人諸所嘗劬勞者例列之碑陰

重修城隍廟記

明高宏

成化七年五月旣望知渾源州關宗字繼本重修
城隍廟成迺遣儒學弟子員黎廷臣數百里來朔

廟之廢棄民之善惡歲之豐凶與夫雨暘不時瘧
疫爲災皆神之以昭報上帝而爲之禍福焉渾源
舊有城隍廟雖創建於國初而歷歲滋久寢用圯
毀况規模褊隘不稱神棲前時爲州者多不暇留
意近歲得太守關公慨然有志復修太守達大體
富文學迺捐俸金先時集民丁之在閑者輦石陶
甃庀材鳩工因其舊址悉撤而新之正殿三間後
殿三間皆崇深幽邃門廊兩廡低昂稱是衣冠像
設金碧輝煌葢規模廣於前而美不踰其制光華
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落成之日遠近耄倪咸得
縱觀莫不舉手加額曰斯廟之成斯神之靈惟神
默佑吾儕樂生強人遁跡烽燧不驚天子萬壽天
清地寧山川以之改觀草木以之增榮誠爲代北
之勝概也於戲世之爲州者迫於簿書期會奔走
困踣且不暇抑孰知體朝廷之命以敬神恤民爲
心乎繼本能此其爲賢太守可知矣故書其事使
後之覽者知聖天子在位百神效職羣吏用命而

遷徙得以蒙其福者有所自焉是爲記
史臣命而
心平重修城隍廟記
晉太宰臣
賦矣李堯年
事始

夫城隍肇於古史之造宇其用出於易之繫爻所
以衛民也而祠不可闕焉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
命奄有四海詔天下建城隍祠以祀之得非此乎
其懷柔百神爲民造福之意弗可名言也已渾源
城隍廟在州治之西北創於國初及成化間郡守
關公重修其用意亦勤矣但歷歲滋久風雨肇侵
是故殿宇則圯毀矣門廓則廢弛矣瓦甍則剝落
矣牆垣則傾頹矣神儀則變色矣其弗稱以棲神
者鳳陽錢公來守是郡於登拜之餘形不忍之嘆
顧僚佐曰敬神恤民有司責也廟貌如此我輩寧
忍乎於是首捐俸金若干命羽士趙璽以司其事
而三晉商人蘇定者愛佐之鳩工之日近悅遠來
富者獻財智者售巧於殿宇則撤朽易新門廓則
葺其殘畧瓦甍則易之竊垣則墁之神儀則紋飾
之於寢室則加塑侍衆於兩廡則補置諸司鐘樓
鼓樓前未有也左門右門今所增也或改以新或

仍其舊主始於己亥仲春落成於孟冬瞻儀壯觀
廟貌輝映誠可嘉矣公率僚佐登拜且祝之曰新
廟既成惟神之靈以延國派以保我民生郡人亦
祝之曰斯廟奕奕吾侯所作不勞不傷萬民是若
多富多壽惟神以酬吾侯之功哉公辭不自居重
勞羽士趙姓者之流羽士不敢當歸功於神之靈
於侯之政竹泉李子進曰可以觀風矣可以觀政
矣匪神之靈則不足以動人匪政之寬則民且殿
屎之不遑矣何致意於神也耶嗚呼可以觀政矣
公之功其偉哉公諱淵字司本號寒泉南畿乙酉
進士靈璧人知吾郡事

重修城池記

夫城之設險守國古未有能易之者而其義取諸
豫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非豫則爲人所乘故天
子守萬邦諸侯守一國罔不有事於此按知縣李
堯年狀渾源爲古冀州之城先有土城在於州西
之十五里東西有水自山兩腋而出遇雨則山水
泛漲其聲若雷且至地鹵濕民不堪居迨唐相令

地形勝中有甬鄆其形如龜東西高下可奠民居
遂徙築之垣高廿丈五尺濶亦丈許周圍四里二
百三十步壕二丈深七尺年遠傾頽永樂二十年
北人侵入前守陳君淵請修加垣一丈添壕一道
迄今百四十年餘湮圯益甚邊馬屢犯人心洶洶
任修築之責者誰歟顏公以郡倅擢守下車之初
因邊事卽行城慨然嘆曰計大而惜小費舉事而
忘永圖非政也有城如斯守土者可宴然已乎旣
又曰民未知信不可勞也於是賑窮蘇困節用平
賦闢荒撫流鋤梗植良專務修其政教二年民和
歲豐弊釐廢舉曰民可勞矣乃會同守鎮劉君芳
協幕趙子廷珮集郡之縉紳父老秀子弟於庭始
議修築咸曰唯唯且白諸當道又咸謂之於是擇
日下令慎選勤幹董事而守鎮君分理東面軍可
不敷益之以民費不民斂役奉農妨趨事爭來嫌
告成延袤仍舊垣高五丈七尺濶二丈壕深五丈
雉堞若干爲樓爲舖爲臺置東西三門南巖石爲

開取遷未利衝城有瓊臺置有壕登城而望南對
恒屏壁立聳秀隱然于百年不拔之基北俯渾水
萬派朝宗儼然長江天險之固東接居庸永懷拱
極靖共之貞西憑朔漠奮起塵烟迅掃之節屹然
寸石鎮也縉紳父老子弟欲伐石紀事顧以徵於
予予曰嗟嗟城之係於政也豈易易爲哉嘗讀春
秋見其書城不云而獨於城邢無貶詞者知役有
不可已者也向使信不孚民時絀舉羸非時用衆
則大咎必加焉若是則果易爲哉茲役也衆和財
裕使之以時可謂得新城之道矣雖春秋固將是
之君子以是知渾民之承逸也公名守賢字時相
號霖川易水鄉進士嘉靖四十五年歲在丙寅秋
七月之清池具備以茲城之美之坐指此城於
前刻重修真武廟記明王汝浹 明王汝浹
郡故城北垣之中有臺臺端有真武廟延自嘉隆
以來望闈而祀非一日矣蓋其位爲坎而其帝爲
亥實藉靈玄之戒北鎮沙漠不特爲魑魅魍魎鎮
也至猊龜蛇之像以戒世誅民焉是以昭神功正

廟與歲廟舊制尋廢其廟稍堵焉雖不赫觀民且
仍定伯葛歷之無易故城以既視昔崇厚遠甚廟
之舊址隔堦若干丈廣圍若干丈廟則未之起也
源臺雖蓋廟宇反下微獨觀視未雅而崇祀謂何
可使因循爾爾耶時郡牧榆關劉公復禮乃召集
諸耆長議恢其制以修城所羨之金計費取役于
士兵用省徭備請於太守丞河之遂畧基址程立
物而經始矣無何劉侯遷丞鄆郡去役乃申罷逮
丙戌夏東海毛公似荀守郡首閱城見廟正未竟
銳意欲復之明年春會祈雪徧謁諸祠因抵廟既
灌遂與諸薦紳議舉廟役召耆衆而歆之曰前意
詎不美哉久怠若事不惟於神未宜劉公之意且
虛矣爾輩苟募貲復葺有不給者助之以公爾其
悉心董厥事勿漁衆罔神自貽殃戚衆咸受命是
夕大雨雪神之靈蓋昭昭矣鄉耆長遂廣募郡衆
及耆無米糶輸復庀材鳩工諏日之良嗣前舉而
大也禁其廟爲三楹翼以廊廡聖以丹黝已自恢
飭東西復置鐘鼓樓前建廳事便謁祀者齋盥神

舊制若相蔽蔽簷露連雲金碧照地觀將感爲痛
皆神其樂樓綺香自是而占晴暉於麗日留奇峯
於飛雲振金甍於素商突瑤花於玄侯而四時爲
之改觀鼙鼓逢真鯨鐘鏗號而朝夕爲之易聽殿
厦虛禱修階靜宇而遊憩爲之爽神又是廟之大
觀餘蔭也敢不並志以彰盛美某君輩其大有功
於神矣使榆關東海二公復踐茲土不慰藉甚耶
久以歲饑未及饒石紀初終近賴神功捍衛不惟
邊塵不聳而雨暘視他郡頗時復值郡侯安公傳
教新政宜民民力益少存矣某君輩因購貞珉託
鴻臚翟君某徵言於予予記其畧如此

重修二神祠碑記

明 李陽生

氣判陰陽神道理九幽之政行分善惡人心嚴一
念之微盼鑿著靈萃孚斯格巍乎孤剎之廟幾歷
重修儼然並列之神咸有一德忠驅漢馬英英神
顯玉泉奮斬隋蛟烈烈害除滄海其在當世各建
補天浴日之功垂立來茲均擬捍忠禦災之柄昭

聖義興之盛，獨自先朝清源妙道之稱流於後代，
隨距漢歷年三百，胡爲乎同護法於空門，廟爲祠，
更號二神，豈以其共肖形於一殿，祐貞誅祟，神鑒
在茲，植弱鋤強，昭報不爽，苟或淫邪而倖福，實爲
詔瀆而速辜，蓋鄉日之增修，規制畧備，若累歲之
葺補，缺典尙多，於是會衆等感荷生成，願輸衷悃，
矢心捐貨，再議經營，敦匠鳩工，復成堂構，暴厦接
飛簷而朗豁，總飄風靈雨，無自侵凌，華蓋俯座閣，
而軒翔卽纖穢，輕盆何緣點染，念鳧首之絕響，爲
之革故鼎新，新較故而制度益宏，慮株守之靡常，
爲之置田建屋，屋兼田而安養攸賴，乃礪恒碣而
垂不朽，乃叩閭士而乞銘詞，則見畫棟高驤，內映
覆頂之五雲，而彩奪秋月，金鐘遙聽，外連糊口之
數畝，而聲帶春雷，祥光浮渾水之奇靈，氣引恒山
之秀，溯其經始，閱月踰歲，念念愈久而愈虔，迨今
落成報德，酬勲家家蒙福，而蒙壽功，分次第旣曾
拋囊裡之鏹，人有去留，皆當與碑陰之勒，竊念
生村羞作棟徒，自甘操斧之傷質，類範泥偶，爾中

鏤金志讀聖懷素節實負清廟那能作擲地之聲
適以玷他山之石擗荒銘於彩頰豐靈爽於元區
銘曰於穆清廟兮並棲二神厥靈濯濯兮幹乾維
坤遙接恒峯兮佳氣郁紛祓除天癘兮厦庇人羣
衷塞天驕兮迅掃胡塵貽安九邊兮屏蔽三雲時
雨時暘兮豐稔來頻神福穰穰兮血食千春竭赤
攄丹兮廟貌聿新香火晨昏兮鐘聲遠聞靈光溥
燭兮驅逐妖氛幽贊世教兮風恬而淳操觚紀勝
兮愧野人之不文稽首揚言兮僭以勒之貞珉亂
曰洋洋如在兮元元永賴兮祚皇明於萬代兮

甘泉記

明 王汝浹

郡署東階右側舊有井水味苦止足供漱浣用飲
食之需則不及也且禁民間取榆關任齋翁劉侯
隆慶末以長子令受符守郡服政之初過自澡潔
井泉之味猶昔民汲固任之治化踰五年是爲萬
曆丁丑歲春三月候於堂上見往來井者衆乃
詢及左右左右曰井泉近變甘矣侯曰有是哉亦
偶然耳後泉愈甘冽終歲不變郡守戎懷山林公

郡博梅川杜公安齋王公郡廉望州趙公郡在告
廷尉龍洲翟公及郡與耆美之會者僉曰邑可改
井不可改井不可改味亦不可改奈變之甘非異
政格於玄冥其誰爲之幹旋耶予知侯之深可無
文以志愚遂不諱蕪穢而樂言曰水土民情氣本
相通而機自爲感今坤土效靈井泉易味是在侯
之去其所以苦民者而貽之以甘耳是故算產稅
丁漏卮供費民之苦也裁冗黜浮而度支有節則
甘編戶定籍猾胥舞文民之苦也燭奸罰隱而賦
役惟平則甘浚脂窮力送往迎來民之苦也饋遺
有法而權貴不呵則甘消功單賄好興木土民之
苦也舊貫是仍而歲不鳴鑿則甘賣絲糶穀剗肉
醫瘡民之苦也請蠲從減而催科不及則甘虎吏
彪卒隳囂隳突民之苦也無煩勾攝而雞犬弗驚
則甘百貨垂涎恃公催直民之苦也交易以市而
罔羨奇贏則甘方物誇獻希悅貽憂民之苦也見
預拔茶而採求不及則甘易子充餒鬻妻代贖民
之苦也哀矜開諭而緩刑薄罰則甘白額誇張盤

牙爛負民之苦也大徵嚴備而鋤強毘盜則甘我
侯新列庶政而較之某也爲民所苦某也爲民所
甘蚤夜思維民有一苦之未去一甘之未嘗固有
食不甘味寢不甘席而自苦其心志者矣雖時方
甘悅侯寧甘心於名之不著而不苦民以奉上五
年於茲德澤霑濡淪膚浹髓民固有甘公如飴者
民心甘天意亦甘是雖莫深匪泉味不可易然以
侯之淵而涵者會其源澄而澈者去其汚濁而寒
者利其汲流而通者疏其壅惠而博者廣其濟淵
淵之下自有默爲轉移者斥鹵若推而去甘醴若
湧而出井泉頓變實以彰異也德豈淺淺哉與古
夏二千石之風反回天河潤動地臥轍感人集鸞
致物先後一揆矣甘泉名宮之異李錫能專美於
前乎雖然郡井由苦而甘則寒泉之食民之福也
政之榮也侯之所以卓異千古者在是甘而復苦
則井猶棄井民罔濟矣如政何哉守茲土者當知
甘泉易竭善政難濟於民瘼常爲苦心可也侯講
復禮嘉靖壬子順天鄉進士任齋其別號云

宏治癸丑秋渾源守董公夢吉用政暇構亭於堂後隙地高丈許濶倍尋不繪丹雘四壁樸素與恒岳之玉華峯相南北秀氣夙興嵐光浮人又左右爲畦或種藥植蔬引神谿水溉之力不支者亦傲農播穀徵民色以豐且儉退食於斯而挹翠拾芳敞豁曠達有不勝其快一日園丁告瓜蒂雙實再日告茄莖二三實穀禾穎四三穗者民皆異以爲公德政之和所致也名其亭曰致和乃繪圖裝演成卷以頌公走書欲言記之僕忝同寅也義不容辭爲之言曰和之義大矣哉其說有二焉一本思所謂和曰中和以情言一本載所謂和曰太和以氣言天下之言動何莫而非是情天下之言生何莫而非是氣情動而不假致非聖賢不可所以降自聖賢必致而後乖可去也氣之生生不已在物之不得已而然非野馬網緼不足以擬之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知易故載之意以和之氣名道矣若外此帶有所感氣卽隨之或不得其正而不

致志如斯謂毒鴻得而辭乎以是程氏伊用有謂
曰篤恭曰修敬惟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
物自育和氣畢臻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然其和又不假致而和自致和情之和利於行和
氣之和利於生民之所謂致和者情乎氣乎僕思
之氣也謂非公致情之和以名之則氣且不和竟
能生生云乎哉必公之致情致情則致性致性則
心必妙性情之德曰篤恭曰修敬而天下之物何
元不開天下之務何後不成非直一郡之民之政
有不致乎始必一心之和萃而爲一身之和一身
之和廓而爲一郡之和一郡之和大而爲千里之
和亦豈但畛畦區區之地有不和哉宜乎地之物
有如是之和之甚也人或登其亭目其物有不知
其和爲天地乎爲公平政亦無所歸矣噫微公吾
誰與歸故記

兩山天賜禪林記

明主濬初

天下有五岳其在北方者曰恒山恒山下爲大峽
乃燕趙所由路以在岳麓多梵宇樓榭相望鐘鼓

尋朝陽往來燕趙者游蕪其間夫都皆喧境也循
嶽而南三十里與燕趙路岐轉入西峽爲天賜溝
兩山壁立罅處如巨靈斧劈狀由脛徑直上百弓
許至山腰稍阜爲石窟窟高數十丈縱倍之橫又
倍之中有古刹幾廢殿巋然獨存碑碣蘚蝕不知
初自何代果上人者來自五臺卓錫於此曰勝境
也又寂而不喧與其徒斬荆榛披草莽庵焉已持
疏募緣四方四方檀越施金若粟者雲至庀材鳩
工增建複閣五楹上奉諸佛下爲僧舍齋廚繚以
石垣垣若干丈寶相莊嚴規制宏麗葢再閱歲而
工始竣上人者乃謝去諸檀越一衲一鉢日坐蒲
團上作止觀時寺額未有名荆藩葛相國頽之曰
天賜禪林翟典容與其弟兩生問記於余余根器
頑鈍識愧無漏不知元理云何且佛法廣大宣朗
如天日不可繪畫諸沙門所稱最上乘復不墮語
言文字何庸讚揚闡說也獨怪當今縉紳先生稱
時尊宿咸奉翟曇氏教皈依恐後天下靡然向風
至厘明詔戒諭之習尚無改豈不亦志心起信哉

而慧騰羅縵於枯槁巧者混迹於圓通辯者取慧
於機鋒幻者轉徙於因應自謂得無上真諦或跡
其行事顧俶詭譎張不可方物於名利若就若不
就若染若不染而衷實深於就深於染又跳去之
以爲高夫夫也都通顯筦要樞置身紛華濃豔而
自命有髮頭陀曰我能淨修能出世將鶩鶩勝境
不離鷓鷯鷺而宰官得度者趾相屬於天竺矣故世
謂儒而禪者非儒余謂儒而禪者非禪也上人避
喧逃寂謝去講檀越似深於禪理故與辯今之爲
禪者以附於記末云果止人名與其徒智林相國
登典客瑛兩生瑛諸檀越施金若粟者其名在禪
陰

郡守郎公仁政記

國朝無名氏

書曰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公
諱永清字心水號定菴原籍關東廣寧人也明敏
練達饒於政事慈祥愷悌原於民生我渾自遭逆
賊盤踞

王師征討雖元兇授首而士民大半已染寒鋒廬舍

王派總辦家寂寥昔時業集繡錯之都今爲冷風荒
草樞政王不忍棄茲土特簡鴻才克勤政事非藹
藹吉人弗堪厥職首擢我公曰惠此殘疆惟爾是
司爾往矣尚其欽哉公慷慨登車冒險阻以來臨
斯時也葺爾城垣日盡禾黍矣公甫下車睹茲寥
寥兵火遺黎餘皆骷髏朽骨痛心扼腕不暇計安
居而問寢膳急急撫恤招徠而生者有就日之喜
掩埋設醮而死者無夜月之號仁風四播畏碩黷
與棄室家者咸適樂土而返故園矣舉向之巷無
居人者殆有人居焉公乃計戶口均產業勸開墾
輕徭役薄畝稅通商惠工興學課士種種美政凡
禪於茲土者不數月而次第舉行至折獄而鼠雀
無爭殄賊而豺狼遠遁乃公之緒餘然飢溺之懷
民安矣而猶視之如傷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惟日
孳孳寢食不遑至若栽培學校尤加厚焉曷者士
子三百餘名罹兵燹而僅存七十人矣爲之錄其
名次復其優免作士之心猗歟盛哉一日攜多士
謁文廟目擊殿宇崩頽牆垣傾圮

至聖幾露處矣公輒捐俸資瓦匠役勤修葺不踰月而落成廟貌輝煌煥然改觀誠哉斯文之宗主允矣士民之父母雖古之龔黃莫過是也於斯時而有隣邑治生石維翰代庖學務與諸士陳泰寧等懷德慕教高厚苦無可酬相聚共議勒石刻銘以垂不朽聊咏遺愛於後曰天降喪亂兮禍我渾城維嶽降神兮福生我公冒險阻以驅車兮奉

命來臨睹中澤之哀鴻兮勞來安定痛覆隍之白骨兮斂屍埋葬悲敗堞之青燐兮設醮超昇嗟廟貌之不光兮捐俸補葺憐士女之瘡痍兮加意撫賑非我公之仁厚兮疇憐赤子之熒熒惟余心之有懷兮故勒石以刻銘

郡守完公修建城署碑記

賈懷第

吾渾爲雲中要地土旣磽确人鮮葢藏雖加意撫綏尙悲鴻鴈而泣牂羊矧值殘破之後哉昔戊子之冬姜逆煽亂天禍軍民一郡鼎沸我

聖天子不棄遺黎命賢侯完公聿臨焉公三韓望族文武兼才馳驅於金戈鐵馬之場活人多矣由郡

鄒希遷寄茲土公觀地方凋殘人民瘡痍慈祥愷
悌飲冰茹蘗將三載百廢俱興渾人感公德政思
立貞珉志祝屬記於余余治內編氓首被公澤曷
敢以不文辭姑撮其大者以志之渾城破後垣堞
傾圮南面崩頽數載未修人可踰越莫之能禦又
後察院亦被兵火每遇一大官駐節暫憇民居公
巡視太息曰吾守臣也城圯則無以備不虞而衛
吾民署毀則無以肅觀瞻而慰下僚思加修建但
民甫歸業官帑如洗公私俱困人咸以大役難之
公慨然捐俸捐資躬親督率寢食不遑郡之佐幕
咸體急公之義相率勞瘁不用官緹纖毫不煩里
民一夫三閱月而兩大工告竣今則雉堞增勝宛
如金湯院署鼎新美同輪奐民有保障官無煩費
皆公再造之績也渾庠士子間有潔身去亂者率
皆流離廢學公加意作養延接以禮又備膳饈月
爲三會考其文藝獎勵鼓舞而文風丕變矣州衙
捕署所用煤薪各地方有辦送之例公皆蠲免照
市買用省窮簷之擾而民困悉蘇矣公賦性清介

自秦簡約得所之變照前情終發不循舊日律給
之規而夙弊頓革矣公每聽斷不以桁楊示威惟
以禮義勸釋片語立決兩造稱平免供逐出贖錢
無加而囹圄之幽繫者鮮矣至如招撫殘民勸墾
荒田緩其徭稅助其不給小民相率來歸而靈廣
繁代之民亦聞風踵至今則居民鱗次野無曠土
且地處極邊旱潦不時瘟疫流行三雲始徧公一
逢天變之儆設醮步禱則甘澍隨車而至時疫應
祈而消一境獲安萬民欣戴若夫定徵解之期而
耗羨悉革寬催科之限而黥朴不施以廉潔持已
以威嚴馭下夤緣請托毫不曲徇大姓豪猾盡皆
斂手吏民革心而奉法盜賊聞風而遠遁是以隣
郡頻年不登而渾獨有秋隣郡皆遭天災而渾獨
履泰昔爲殘破之區今爲安樂之地較之麥秀雨
岐虎渡宏農者公何讓焉大抵公以天挺之材應
龍飛之運行將建牙闡府霖雨天下茲不過於盤錯
之會試發礪之刃奚足以盡公萬一哉余故不暇
繁詞遠引止觀其實政之昭著耳目有如此云爾

發諱自成號諸垣遠東廣寧入由貢士初授直隸
廣平府邯鄲知縣順治九年十月內陞今任

前張之郡侯張公德政碑記兩天下立馮雲驥

公諱崇德字懋修北平人由貢生初授山東鄒城
縣城盜安民若翼遂之治渤海繼簡陝西渭南
縣外寬內明得吏民心不啻黃霸之守潁川功蓋
兩縣風生四海我奉

聖明知人善任遷公渾源自巳丑兵殘至於庚子火
迹猶新傷痕如故公甫臨茲土有攬轡澄清之志

首務耕桑次興學校凡事之有益於閭左與有裨
於庠序者無不曲爲開導立爲補綴以兵火殘疆
得議養議教之父母景色更新修葺概可徐理公
巡視城垣則增其樓堞行觀街市則復其鋪面必
不使驚魂有青燐之痛而望櫓興嗟旅邸有安市
之心而觀貨致歎且大兵進城公衙如毀官房吏
室風雨飄搖公先捐俸薪以爲僚屬倡以勵厥匠
役其犒勞賞賜不動官錢並不括私囊兩閱月而
大門以裏中堂以外六房賓館俱煥然改觀矣公

之於通塞其善造也哉德百谷田則見城門之
關門之東舊有沙灘使城關相對而不相聯公立
爲市廛令民築室而居以便逐末名曰順成關至
其所者莫不欣欣然喜公之創建然此猶人也歲
遇庚子三冬無雪春夏不雨米價騰貴百姓慌怖
公減膳撤懸祈禱於永安寺未幾而大雨淋漓旣
霑旣足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郡人民沐
公之意戴公實深故於公政之內畧舉數端刻銘
於石以垂不朽云

孝義傳

張瑩

公諱震字仲威姓孫氏山西渾源人性端謹誠恪
不妄交與涉聞經史大義爲孩提時嬉二親膝下
卽知曲意承顏以悅其心志父士謙謂其母曰是
兒方幼而至性若此可喜也旣長卓然有立以服
勞奉養爲事父母尤相喜慰曰吾二人惟一子能
盡孝道足矣奚在多乎哉父嘗病劇醫藥弗效朝
夕籲天求以身代果得延壽後母疾復危甚百計
不瘳因思古人至情迫切亦有割肝判股者天或

聞之乃齋沐虔禱引刀割左股肉糜餽粥以進母
絕粒數日至是聞粥香啜之畧盡疾乃平復母未
嘗知之父母俱獲壽考而終執喪過哀葬祭無違
禮可謂能全始終之孝矣且其宅心忠厚樂於爲
義人有單窶不能存者輒與賜給逋負不能償者
悉燬其券歲儉則作粥以食饑者疫癘則施藥以
起病者賴以全活甚衆鄉人爲美事則竭力以成
之心以爲快或所爲少未善正之以禮而情無所
忤人多服其言之公而改行焉其子述孝行亦如
之遇其有疾晝夜不脫巾帶侍湯藥惟勤至取糞
嘗之味甜滑憂形於色乃戒其子曰吾素多疾汝
孝敬至矣然生死有命不可過自憂苦以傷所生
且汝祖生我我生汝俱一人無他兄弟當以承繼
爲重乃孝之大者此其孝義盡於已而成其子之
賢令其孫餘慶以明經登科目仕爲監察御史子
姓蕃昌人皆以爲孝義之徵贊曰孝爲百行之本
義爲人之正路此上帝所降之衷君子必求其踐
履之實也入而舍是將何以立於天地間哉今觀

孫公贊感承於親當親疾陷危之際中心迫切不
顧其軀得其願欲天實以相之又急以爲義事之
所宜勇往力行人多有以賴之身教其子以迫躡
其行誠有關於世教民彝之大延慶孫子顯融光
昭宜矣

易經附義序

劉琦正

嘗觀義圖只奇耦兩畫而於天地萬物之象無不
包括殆盡次之則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盪之則
爲六十四稽其時僅象而已未曾有辭百世後夏
有連山則以艮爲首商有歸藏則以坤爲元名爲
各異其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大率皆象從未聞
有能贊一辭者爰及西周文王繫彖姬公繫爻則
筮著得體之際始興玩占一事延至春秋時有孔
子者晚好斯易韋編三絕而後卽以十翼助之是
周聖之因卦象而繫以辭者孔聖又因象辭而傳
以理理與象兼備而易乃於是乎告大成矣幸秦
火以卜筮不廢漢唐以來言易者指不勝屈其間
有專象而流於數術者有專理而拘文牽義者象

與理看作兩歟易書雖存而易象不幾乎其滅者耶猶幸宋儒朱子本義出並理與象兼收而其所以立傳而訓義者依然孔子之家法庶乎易道復明考象者有所折衷焉然而註疏之下間有自明未詳者自明之而遂闕之推其意豈欲人之不求甚解而爲是言與要必有人焉取而補之而其心始快正於是以至魯至鈍之質殫已百已千之功且不看文周繫辭大小象傳並朱子本義先取孔子上下繫序雜傳與河洛圖太極圖義文方員圖朱子卦變圖及訟自遯變乾坤屯蒙等歌廢寢廢食潛心玩味雖困苦之久無門可入其志堅其氣積夜以繼日心目兼盡總不敢畏難而思去不敢半途而輒止終身弗得終身弗措此物此志也自乾隆丙辰以至壬申如是者十有七載一旦恍然似覺困而學之亦發天機而心與象若有油油其來會焉者因不禁悅之甚本乎已所一得之偏每逢一卦一爻必以辭就象不以辭就我凡以錯綜中爻陰陽變化無不貼合周到以求周孔本來面

曰且於誠中屬疑之爰義更加詳考而彰明較著焉既歷辛勤寧甘湮滅以故象稿告竣之餘弗恤僭妄竊附於本義尾末以誌不忘雖然象也者像也形而下焉者也不孜孜於得言而忘象祇規規於就象以明辭豈遂敢謂朱子功臣哉第念泰山不棄土壤河海亦振細流持此以問諸當世或可為好察邇言者聊備參考云爾是為序

重修永安寺碑記

桂敬順

乾隆歲庚辰余官渾之四年訟少事稀歲亦豐稔州人來請曰州東郭永安寺者元延祐初都師高公定所建為州民歌祝祈禳之地歷久荒古懇遂至於泯滅敢請命為重修余念其誠許之並倡首捐金州之人士咸歡喜布施未旬日金錢畢集適量度舊址圖畫今制鳩工庀材擇能而才者董其役垂午冬十月工竣寺凡五重首初地次護法殿次大雄殿次僧寮次鐵佛舍正殿左右為翼殿塑大士關壯繆像兩廡各五楹文武職官慶賀班所鼓樓鐘室次其下護法殿左右為方丈為過客堂

五藏藏室大其不其然也式亦爲式文爲韻容堂
皇帝萬歲位蓋黃瓦規模閎敞金碧陸離端重尊嚴
居然一州之鉅觀也有進說者曰聞之佛以清淨
寂滅爲道世界藏於針鋒力量大於獅吼耳且口
鼻一着色相無有是處後世金粟莊嚴珍寶供養
皆其徒弟子欺世誣民利爲己資耳今寺之壯麗
毋乃惑乎余曰不然佛者彼土相尊之名猶華言
稱人爲聖耳其始不知中國聖人之道自立爲教
淪於虛無其爲性情則一也今其書具在觀其所
以動靜起居講論訓誨之儀節無大異於中國且
使佛果可以寒而不衣飢而不食則其露處而無
藉乎宮室也亦宜使寒不能無衣飢不能無食則
今士庶之家偶有賓朋至止猶必淨掃舍館整潔
供具蔽其風雨而後卽安豈有佛亦西土之尊顧
可使之樵牧爲隣糞穢相接座生榛莽階門颺颺
侍立左右顛倒欹斜作團蒲對泣之狀耶余非有
媚於佛而爲之也進說者曰是則然矣然吾聞渾
土瘠而天寒生物鮮少無珍奇靈異之產無巨商

富貴之資喪葬冠婚悉仰人力今一宇而費金數千得毋傷民之財乎余曰是又不然渾自本朝定鼎以來養瘡痍之殘喘起老羸於溝壑蠲減賦稅勸懇蒿萊民生不見兵革之虞閭閻各安耕鑿之業百數十年於茲矣凡人受一飯之恩者猶思報稱况子子孫孫享

國家數世之福哉瞻就雲日則非其地歌頌功德則無其文聊藉佛之一區焚香頂禮以申其願祝其事簡而其意誠矣且旱澇疾疫州亦時有百姓易惑難曉又將於此請禱焉使禱而不應彼固無損使禱而或應彼且謂佛信有法也余又何必以知者所不信而阻愚者之必信哉己卯春鄰境荒歉州菽麥騰貴余勸捐平糶聞者踵至惟恐後時不三日而設局大定州民賴以毋困是急公奮發見義必爲又州人之素風不獨於區區一寺也客解而退因述以爲之記

學之興廢其大關乎彝倫其小繫乎文字古之時

國學鄉學各有其地大學小學各有其功今邇家
自爲師人自爲學其功煩於誠正格致而不正其
地切於庠序郊遂而不嚴學之名雖存而實固廢
矣渾源爲邊郡山邑數百年久不聞有純粹博達
之士出乎其間此非不學之明效大驗哉州治東
有恒麓書院中祀前刺史劉公毓崑隤毀旣久署
州事黃州龍公重議興復未竟其功而去余慨州
之風化未盡淳美乃繼成龍公之志修葺完好捐
貲延師招州人士及童蒙之願學者來學焉中爲
齋曰崇古以施教授後爲堂曰仰止以祀劉公旁
爲左右廡爲肄習之所且將謀立學田以備餼廩
焉書院去文廟百步去恒山十里許廟中之鐘鼓
琴瑟俎豆冠裳足以警昏惰而啟其畏敬之心山
中之朝霞夕暉仙靈古蹟足以長性情而發其天
機之趣諸生徒誦讀其間含咀英華變化氣質郁
郁彬彬安知數十年後不爲當世之名儒國家之
善士哉是爲記

霜之爲物也主於成物其功異於雨露而嚴於風
雪在天地於萬物其所以生成之者雨露霜雪各
施其化原未嘗有輕重厚薄於其間以地有寒燠
之殊天卽不能無偏全之異而物品之華實高下
於是乎辨山右居天下之西北而渾源又居省會
之北鄙其土瘠其味鹵其氣勁而寒孟秋降霜孟
夏纔已平原野燒與春燕相聞穀稻不生惟菽麥
生之卽果蔬藥石之產性亦與神農書少別故農
圃家不患物之不生而恒患物之不成也此非地
氣偏而天事用有不齊哉城東永安寺新修余命
州人立霜神像祠祀之蓋霜在於他所司金令佐
秋官其功止於肅殺而在邊塞必且祈其伺氣候
斂威柄而無害乎成功得不虔而事之哉若夫霜
見於經緯書之說不可勝紀都不錄是爲記

渾源州志卷九終

泉氣凝露... 渾源州志卷九終

54130